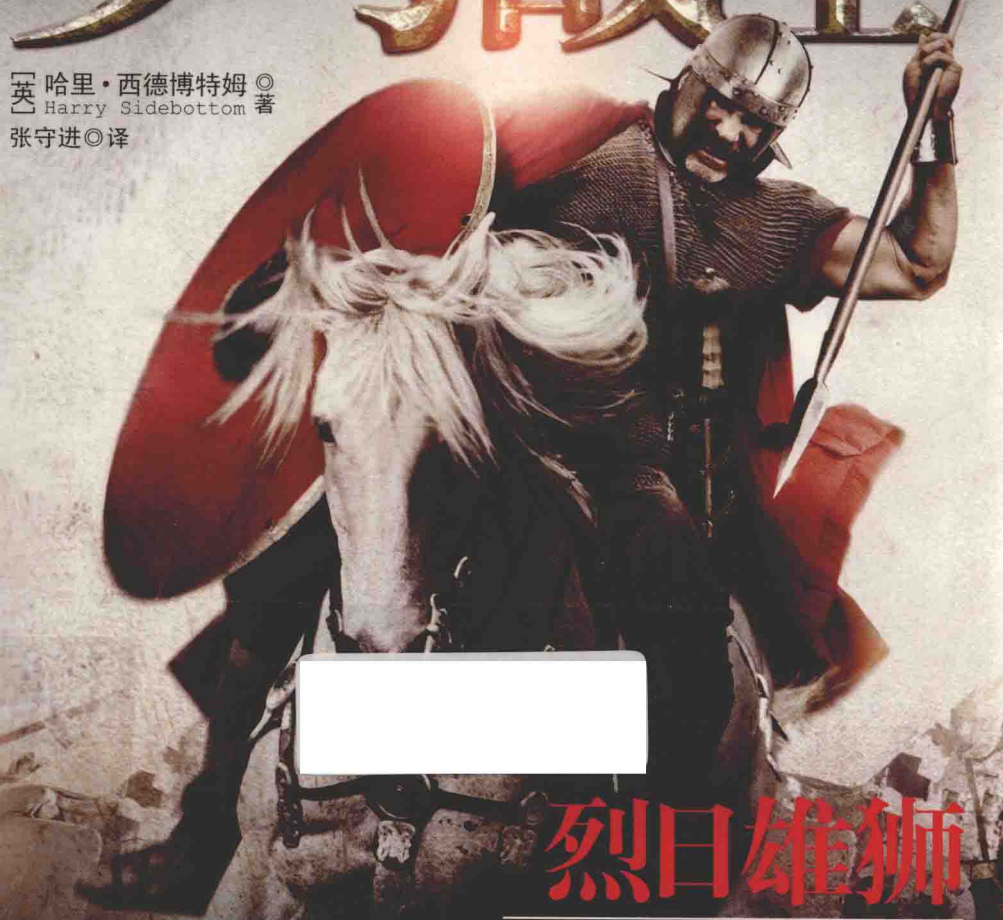


WARRIOR OF ROME

罗马战士

英 哈里·西德博特姆 ©
Harry Sidebottom 著
张守进 ©译



烈日雄狮

LION OF THE SUN

罗马帝国的英雄史诗，热血铸就的战争巨作
权欲、阴谋、鲜血、背叛

时代文艺出版社

WARRIOR OF ROME

罗马战士



烈日雄狮

LION OF THE SUN

英 哈里·西德博特姆 著
Harry Sidebottom

张守进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马战士, 烈日雄狮 / (英) 西德博特姆著; 张守进译.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6.1

书名原文: Warrior of Rome

ISBN 978-7-5387-4903-8

I. ①罗… II. ①西…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54272号

出品人 陈琛 杨海峰

产品总监 郭力家

选题策划 吴迪 方伟

责任编辑 姜程程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尹爽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Warrior of Rome: Lion of the Sun

Text Copyright © by Dr Harry Sidebottom

First Published 2010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The Time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Ltd.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Penguin Book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封底凡无企鹅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权之非法版本。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7-2014-4443号

罗马战士: 烈日雄狮

[英] 哈里·西德博特姆 著 张守进 译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880mm × 1230mm 1 / 32 字数 / 297千字 印张 / 12

版次 / 2016年1月第1版 印次 /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39.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序 幕	001
第一部 被俘	007
第二部 天下和平	091
第三部 完美人物	111
第四部 祭祀崇拜管理者	217
第五部 统治能力	227
附 录	353
致 谢	379



序 幕

(公元260年春)



美索不达米亚，卡莱北部

皇帝在迈入白日艳阳之下时眨了眨眼睛。当宫廷官员用拉丁语说出他的所有封号时，他的面部肌肉似乎有点儿抽搐。官员说：“皇帝恺撒普布里乌斯·利奇尼乌斯·瓦勒良努斯奥古斯都，恭顺、蒙神眷顾的国父，伟大的日耳曼征服者，战无不胜的世界重建者。”有人使了个眼色，一匹马被牵上来。马笼头因为镶有金银饰物而闪闪发光，马身上的其他饰物用的都是皇家御用紫色。无须什么暗示，老迈的皇帝走向马匹等待的地方。就像过去几天里无数次所做的一样，他一条腿跪下，接着另一条也跪下了。在这些身体动作之间他似乎有些停顿，这种情况在他这个年龄的人身上可以理解，他最终四肢着地，胳膊肘铺陈在尘土中，就像一个时代过去了一样。马匹移动着，嘴唇吐着气，这些声音在寂静的军营里显得非常喧闹。太阳炽热地晒着皇帝的后背。

另一个人走向马匹的声音打破了寂静。从他的眼角边，皇帝可以看到两只紫色的靴子。这个人故意把左边的靴子抬起，放在被俘虏的皇帝的脖子上。就像以前很多次做过的那样，在说话之前，他要让跪在那里的人感受到靴子的分量。

“这就是事实，这可不是罗马人在他们的雕塑和油画中所描述的那样。”他大声宣布着，脚踩着皇帝的背跨上马匹，他全身的重量都重重地

压在跪在地上的皇帝背上。“我就是崇拜马兹达的神圣王者沙普尔，是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的诸王之王，是所有神的诸王之王。我是崇拜马兹达的神圣王者阿尔达希儿的儿子，是萨珊王朝的国王帕帕克的孙子；我是雅利安人的帝王。神啊，请看看我的杰作，颤抖吧。”

巴利斯塔，这个来自遥远北方边境的罗马将军，身体全部伏在尘土里，同时暗自观察着这一切。他的这种身体蜷伏姿态或者说是崇拜姿态，是被护卫所逼迫的，也因为害怕被打或者更糟糕的待遇，其他被俘的罗马高级官员跟他一样奴颜婢膝。禁卫军长官苏克西阿努斯、引见官克勒图尼乌斯、第六高卢军团指挥官卡米卢斯——包括每个与罗马军队一起并肩作战的重要人物——他们都在这里。世界已经被搅得天翻地覆，整个宇宙也随之震荡。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罗马帝国的皇帝被野蛮人所俘虏。巴利斯塔能够感觉到他的同僚们的愤怒和恐惧，他们一起亲眼看着瓦勒良——恭顺、蒙神眷顾、战无不胜的罗马皇帝，世界的重建者——遭受耻辱，他此时双膝跪地，身上穿着奴隶的衣装。

瓦勒良是在四天前被俘虏的。他被自己最信任的知己背叛，正是掌管神圣职务的“老瘸子”马克利亚努斯安排好了这一切。他的次子奎伊图斯，引领着年迈的皇帝和他的军队进入了陷阱，然后抛弃了他们。

巴利斯塔，腹部着地，因遭受的耻辱而愤怒。一想起那个令人不齿的年轻人奎伊图斯，现在他已经安全地回到了萨摩沙塔这个罗马城市，他就不断地反复对自己说他以前曾经发过两次毒誓：“总有一天，虽然不是现在，但是总有一天，我会亲手宰了你！”

沙普尔让马匹转了个半身，马蹄往前挪腾跼地，非常危险地接近伏在地上的年迈皇帝。接着，萨珊王朝的诸王之王让马匹沿着他的宫廷大臣、贵族和祭司的行列慢慢走动，然后放声大笑着骑马离开。

被俘的皇帝瓦勒良开始缓慢而又吃力地从地上起身。周围士兵们的

长矛也都随意地挥舞了几下，示意命令着被俘的随行人员都慢慢起身。

巴利斯塔一边努力起身，一边打量着萨珊王朝的大臣们，就在那些祭司中间，很显眼地站着一个波斯年轻人，巴利斯塔认出他就是那个名叫巴戈阿斯的男孩儿，当年曾经是他的奴隶。现在命运的天平反转了，这个蓄着黑色胡须的年轻人是不是在向他微笑？

看到巴戈阿斯，巴利斯塔的思绪转向了自己的家人。他以前的奴隶卡尔加库斯、马克西姆斯和德米特里厄斯是否都已安全？他们是否已经安全抵达萨摩沙塔，或者他们已经在去安条克的路上？巴利斯塔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都在安条克等待着他，对所发生的一切毫无所知。一想到自己家人的痛苦，他就几乎无法忍受。他只能在心中默默地向他青少年时期在自己的北方部族信仰的众神之王沃登祈祷。诸神之父、独眼的死神、遮面的神、欲望之主啊，请倾听我这个沃登子民的祷告：我愿意付出一切，做出任何牺牲，但是请让我回到他们身边。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只要能让我回到他们母子身边。



第一部

被俘

(东方，公元250年春—夏)



失去自己的祖国是什么感觉？
那是一种令人痛苦难忍的损失吗？

——选自欧里庇得斯《腓尼基的妇女》

第一章

马克西姆斯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波斯人的动向，他们就在他前方的下方位，正朝着一个位于三条路交会中间的、地面突起的小草坪走去。他们的距离不超过四十步远，他能清晰地看到他们：在暗淡的月光下，人和马匹看上去都是连成一片的暗灰色剪影。有二十一个萨珊王朝的骑兵，马克西姆斯已经数了好几遍人数。

萨珊人非常自信，他们已经下马，正在低声交谈着。他们不可避免地挡住了罗马军队前行的去路。马克西姆斯抬起眼睛注视着连续三个晚上呈镰刀形状的月亮的位置。夜晚已经过去了大半。由于北部的美索不达米亚布满了波斯人的巡逻兵，马克西姆斯和其他人必须在黎明之前赶到泽乌玛，才能安全地驻扎在城墙后面。现在已经没有时间重新布置或者四处搜索横贯整个山区地带的东西方向的另一条道路。如果半小时之内波斯人还是没有继续前行，那么罗马人就必须尽力一战，杀出一条血路，但是这种希望不是很大。他们在人数上相差太大，敌我比例是三比一。德米特里厄斯在过去的征战中从来都不是能征善战的人，老迈的卡尔加库斯又负伤了。的确，杀出去的希望根本就不大。

马克西姆斯慢慢移动着，头部稍微挪动了一下，他朝卡尔加库斯的方向看去。这个老迈的喀里多尼亚人正面朝左侧躺着，以免压到他打着

绷带的右臂。他的大大的顶部渐秃的头颅跟周围的白色岩石混在一起隐蔽性极佳。马克西姆斯与卡尔加库斯交情不错，他们已经一起征战十九年了，这要从马克西姆斯被巴利斯塔家族买来当侍从护卫开始算起。当然，卡尔加库斯从巴利斯塔在日耳曼尼亚盎格鲁部族的童年时期就伴随在他左右了。卡尔加库斯是个讲道理的人。马克西姆斯挺喜欢他，虽然不会像喜欢一只猎狗那样用心。

马克西姆斯仔细观察着自己的同伴，他的额头上的皱纹纵横交错，深陷的双颊在夜色中像黑色的小水池。说实话，马克西姆斯很担心他。是的，卡尔加库斯非常坚强，但是几乎在二十年前他看上去就已经很衰老了。现在他又负伤了，过去四天肯定让这个老杂种几乎崩溃了。

四天前，他们曾目送着巴利斯塔骑马离开陷入重围的罗马大军，他是跟着皇帝瓦勒良去会见萨珊王朝诸王之王沙普尔的五位倒霉的御前随侍之一。他们已经做了巴利斯塔命令他们去做的一切。随着皇帝与其随从们骑行前往西部，他们越过了山坡的南端边缘地区，迂回折返到山体斜坡的东部后侧。这一小群骑士——马克西姆斯、卡尔加库斯和巴利斯塔的希腊书记官德米特里厄斯，以及八个达尔马提亚骑兵，他们向北走了没多远，就遭遇了一队萨珊大军前哨的巡逻兵。马克西姆斯是这一行人里唯一一个会说波斯语的，他喊出了通关密令“沙普尔必胜”。这个口令是巴利斯塔从奎伊图斯那里发现的，而奎伊图斯就是那个把罗马军队带进陷阱的叛徒。

萨珊王朝的士兵将信将疑，他们被告知只允许一队喊着“沙普尔必胜”口令的罗马骑兵往北通行，而且他们已经放行了一队人马。然而他们还是往后撤，黑色的眼睛凝眉注视，手还是紧紧地抓住兵器。

马克西姆斯和其他人继续向前骑行，他们的骑行速度不是很迅速，目的是使他们看上去不是在逃跑，但也不能太慢，要不然他们看

上去像是在炫耀。依靠自我保护的求生本能，他们保持着马匹以中等速度慢跑着。

在他们队伍的后面，有一个骑兵正飞奔而来，他身上宽松的衣服随风飞扬，马匹飞驰过平原的时候在地上激起阵阵尘土。这个骑兵疾驰到波斯巡逻兵面前，一边激动地比画着手势，一边大声喊着。然后他们就看到东方佬们纷纷用皮靴踢打着马肚子，并发出高亢的号叫声。追逐开始了。

马克西姆斯和其他人拼命地驱马前进，奋力疾驰，逃出了伤心之谷。他们没有看到皇帝瓦勒良、巴利斯塔和其他同行的人被强行从马背上拖下来，满身尘土，浑身鲜血，被萨珊士兵们拖去当了俘虏。他们没时间哪怕去瞥一眼东部的罗马野战军残部，他们已经在山上被重重包围，毫无逃生希望。他们身后就有一大群萨珊王朝的轻骑兵，离他们只有两倍弓箭射程的距离。他们奋力朝西北部的山峦疾驰。

黑夜拯救了他们。似乎黑夜永远不会来到，然后突然黑夜就降临了。黑黑的夜色，在新月出现之前的黑夜。卡尔加库斯是巴利斯塔亲选的首领，他命令他们折返回东南方向。走了一段时间，他发现一个可以卧伏的地方。这里的地形多是起伏的山丘，有时候形成连绵的山脉。在一个山体的侧翼有一块空阔且有纵深的小峡谷，可以容纳十一个骑兵。它附近还有一条小溪。马克西姆斯赞成这个喀里多尼亚人的选择，他正用手抚摸着灰马，这是巴利斯塔亲手交给他的一匹马。他努力地抚慰着马匹，不去想这匹阉割公马的主人，巴利斯塔曾经是他的主人，现在是他的庇护者，而他却把自己的朋友抛弃了。

第二天早上，马克西姆斯被山羊铃铛的响声惊醒。尽管自从他被充作奴隶、远离故乡希伯尼亚来到南方地区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是山羊铃铛的声音依然听上去非常具有异国情调。虽然这里的山羊跟他家乡的

山羊是不同的，但这些动物通常都很令人心安，叫声温柔软绵，有着永恒的地中海格调。那天早晨，它们不像往常那样，它们在向人群靠近。

马克西姆斯向四周环顾了一下，除老卡尔加库斯之外，其他人都还在睡梦中。这个喀里多尼亚人的身体匍匐在地上，注视着他们藏身的入口处。马克西姆斯爬到他身边，冒着危险快速地朝对面山顶看了看。这是一小群山羊，不超过二十头，都跟在一头领头羊后面。它们是来小溪流这里饮水的。领头羊有意识、有目的地引领那些山羊来到谷地，这让那群山羊刚好能看见这些逃亡者。

当卡尔加库斯示意他到谷地的远端时，马克西姆斯有点儿吃惊。山羊群离他们更近了，它们脖子上系着的铃铛响声很大。当马克西姆斯转身慢慢往回移动的时候，有两三个达尔马提亚人被惊醒了。他示意他们保持安静。到达指定位置后，他又向卡尔加库斯的那个方向看去。

卡尔加库斯不紧不慢地站起来，迈步走向山谷入口处。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两手空空地垂放在身体两侧。

马克西姆斯也站立起来，目光向着山顶方向凝视着。透过山羊群的腿部间隙，他看到了牧羊人。他是一个留着大胡子的老人，看上去颇有长者之风。他的身体倚靠在一根节杖上，平静地看着卡尔加库斯。这个牧羊人毫不动色的表现说明，又老又丑的喀里多尼亚人或者恶魔经常在他放牧的每个小峡谷里出没。

“日安，老人家。”卡尔加库斯说道。

有好一会儿，牧羊人没有做出任何反应。马克西姆斯开始思索他是不是不会讲希腊语。牧羊人穿着非常宽松的东方风格的裤子，但是其实每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人都是这么穿着打扮的。

“日安，孩子。”这个本地人最终还是回答了。马克西姆斯觉得有种想要大笑的冲动在心中涌动。

“外面有这么多萨珊人，你这样出来放羊安全吗？”

牧羊人考虑着卡尔加库斯的问题，在心中思量着。“我只在比较高的山坡上放牧，山羊必须得饮水。如果波斯人看到我，也许他们不会杀死我，可你会怎样做呢？”

这个本地牧羊人几乎完全背对着马克西姆斯，现在他明白了卡尔加库斯为什么吩咐他们保持安静了。他安静地站在那里。卡尔加库斯往他这边瞥了一眼，马克西姆斯的手抓住了剑柄。看到卡尔加库斯的头稍微摇摆了一下，他赶紧停住了手。

“愿神灵佑护你，老人家。”卡尔加库斯说道。

在仔细考虑后，牧羊人先用他长者般风度十足的眼神注视并打量了一番马克西姆斯，然后又转回卡尔加库斯身上。“我觉得他们可能已经在佑护我了。”

他用节杖轻轻敲打了一下领头羊的屁股，然后转身离开。山羊身上的铃铛清脆作响，他回头叫道：“愿神灵佑护你们，孩子们。”

马克西姆斯移步走向卡尔加库斯。“如果他们抓住他的话，那些卑鄙的人会折磨他。没有多少人能在那种酷刑下保守住一个秘密。”

老迈的喀里多尼亚人耸了耸肩，说道：“你又能怎样呢？”

马克西姆斯笑道：“太有道理了，我的孩子，太有道理了。”

“闭上你的鸟嘴，站好下一岗哨。”卡尔加库斯和蔼地说道。

他们在黄昏时已经装好马鞍。真正的夜晚来临，满天繁星，一轮细细的新月升起。马克西姆斯按照他们部族的方式朝着新月许了个愿，这个愿望他可能永远不会泄露，因为如果这么做，就会毁坏他原本的目的。

卡尔加库斯带领部队往西北方向进发。前面有两个骑兵开路，他们很放松地前行。距离幼发拉底河也没有多远了，除非有萨珊人干预，他们在黎明前应该可以赶到萨摩沙塔。